

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Reading is most graceful*

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

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

中国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2卷



他又看到自己躺在洁白的玫瑰丛中，身旁是绿树掩映、流水潺潺，蔚蓝的天空中长着一对翅膀的黑皮肤小女孩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向他飞来，她的牙齿比白云、比象牙、比雪花还要白，他看到自己正一点点地飞起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2卷/生晓清, 陈永林主编.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1

ISBN 978-7-5463-4661-8

I. ①中... II. ①生... ②陈...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2583号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2卷

总 策 划 钱晓征
主 编 生晓清 陈永林
出 版 人 毛文凤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戴耀萍
封面设计 猫头鹰工作室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00386
市场部:025-66989810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661-8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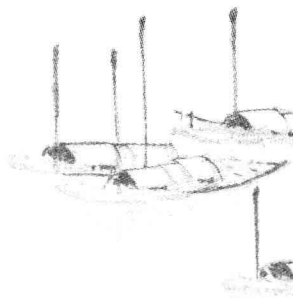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5-66989810

前言

微型小说,在我国虽然自古有之,如《世说新语》《唐元话本》《聊斋志异》等,但一直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未能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读者没时间看长篇大论,喜欢看短小精悍的小说。微型小说便很快盛兴繁荣起来,受到读者的喜爱。因而一些报刊纷纷开辟微型小说栏目,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发表微型小说的报刊有两千家左右,每年发表的微型小说达七八万篇。

微型小说尽管是从短篇小说中发展出来的,但与短篇小说有很大差别。1984年,《微型小说选刊》在南昌创刊。1985年,《小小说选刊》创刊。1992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在上海成立。这样,微型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从短篇小说中完全脱离出来了,成为小说四大家族中的一员。微型小说因比散文好看,比故事有品味,比小品文厚重,所以深受读者喜爱,尤其是中学生朋友。又伴随着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中考、高考作文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感悟力,更加鼓励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这些也是微型小说这一文体所独有的特征,微型小说的创作和表现手法都与中考、高考作文相吻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凌焕新说:“微型小说是中学生训练写作最好的学校。”从1994年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微型小说在作文中获得满分,有些考生模仿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了极高的分数。甚至有些考生为了获得高分采取抄袭微型小说作家作品的做法,如《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等十多篇微型小说被某些考生抄袭,并作为满分作文被报纸刊出。适当的模仿和借鉴是允许的,但抄袭绝不可取。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通过阅读一些优秀的微型小说,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凭自己的实力去获取高分。

目前,鉴于微型小说在中、高考作文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



越多的语文老师将微型小说引入中学作文教学中。全国有许多中学还将微型小说编成为教材,把微型小说明确为训练写作的主要文体。

因而微型小说的杂志、书籍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已抢占了一定市场。为了区别于别的微型小说选本,我们在编稿时更侧重于可读性强、时代性强、趣味性强与构思巧妙、有深刻内涵的微型小说。

由于工作原因,编者接触到大量读者,他们都希望能有一套权威的微型小说经典选本。而市面上有不少标榜微型小说经典的书籍,这些书里所选的作品都是重重复复地选,让读者极其反感。编者充分考虑到这点,对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老经典没入选,但自然不会降低选稿的标准。应广大读者要求,编者花三年时间,阅读了数十万篇微型小说,才精选出这一千篇微型小说。这套书以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过去混杂在短篇小说中的微型作品,精心筛选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微型小说经典佳作。较之近来出版的一些标榜微型小说经典选集,更具有综合性、经典性和权威性。这些名篇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型了小说这一大众文化的优势,让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让微型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更加自信和有力。希望能通过这一个书系,窥见中国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佳作精品全貌。这是十本最权威、最经典的微型小说选本,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对中学生写作文、初学写微型小说的作者都有极其重要的鉴赏和借鉴作用,也为理论工作者对微型小说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对繁荣微型小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者



目 录 | Table des Matières | Contents

001	一件小事 / 鲁 迅
002	伴死人的一夜 / 王统照
004	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 冰 心
005	笑而不答(一) / 王 蒙
007	认 牙 / 冯骥才
008	绝 盗 / 冯骥才
009	胖子和瘦子 / 冯骥才
011	猎 手 / 贾平凹
012	老曹你好 / 陈世旭
013	天 道 / 陈建功
015	需 要 / 周大新
016	花儿与少年 / 梁晓声
018	信 念 / 阿 成
019	洗 澡 / 何立伟
020	华容道事件的真相 / 谈 歌
021	将 军 / 冯曙光
023	痕 / 陶 纯
025	雅 盗 / 孙方友
027	太 阳 语 / 方英文
028	开 天 目 / 生晓清
030	醉人的康乃馨 / 汤红玲
032	预 感 / 滕 刚

033	最后的犹太 / 李 黎
034	流浪汉的公园 / 白小易
035	老龙滩有条大乌棒 / 曹德权
037	拍卖灵魂 / 彭晓风
038	返 祖 / 周海亮
040	帕帕斯蒂岛上的锁 / 沈岳明
041	老人与狗 / 杨轻抒
043	八号风球下 / 东 瑞
044	摔 跤 / 申 平
046	晚 点 / 邢庆杰
047	摄影家之死 / 李景文
049	永远的阳光 / 司玉笙
050	邻 居 / 刘黎莹
052	我们第一次拥抱 / 薛 涛
054	上帝的金币 / 许 仙
055	缺陷的力量 / 宾 炜
057	30 年前寄出的生日礼物 / 一 冰
058	谁听见蝴蝶的歌唱 / 陈 毓
060	岳 跛 子 / 叶大春
061	毒不死的狗 / 陈永林
063	老爸爸出卖两战士 / 包利民
064	第 446 号囚犯的番茄 / 李丹崖
066	淘 金 者 / 邢 可
067	租个儿子过年 / 宗利华
069	好人坏人 / 魏金树
070	画 脸 / 临川柴子

072	寻找民工老海 / 宾 炜
073	悬 崖 / 刘 璟
075	错 位 / 林如求
076	精神病患者 / 马新亭
078	有一种控制叫预言 / 邵孤城
080	驯兽师的秘密 / 功 强
081	猎狗杰里的秘密 / 霍革军
083	我的校服分你一半 / 深森乱了
085	“老师,我爱你” / 花之痕
086	爱,不需要你知道 / 静 莹
088	东方漂来的鸭 / 吴作望
090	扎 纸 刘 / 快 刀
092	女贼奇遇记 / 天雨绿
094	“人” 证 / 郁 青
096	女 贼 / 陌上初寒
098	流星雨飞越伊泽尔河 / 小 羽
100	青衣花旦 / 海 飞
101	身后的眼睛 / 曾 平
103	摄影师的传奇预言 / 姚法荣
104	古 风 / 杨彤云
106	小镇红颜 / 谷 凡
108	写间房子给你住 / 田双伶
110	幸福家庭公司 / 吴 地
111	流 浪 狗 / 白云朵
113	盲人的灯笼 / 鲁先圣
114	太阳是火 / 谢应龙

116	苦涩的托付 / 徐 彦
118	擒 猴 记 / 杜爱斌
119	爱的拍卖 / 一 佳
121	一个温暖世界的方向 / 马 德
123	走进天堂的门票 / 江峰青
124	两个狙击手 / 余显斌
126	神秘租房人 / 余 弋
127	纸 模 特 / 陈龙江
129	善良是我们的路标 / 感 动
130	赵四伯的教育生意 / 曾 颖
132	野狼谷中的坟茔 / 王 位
135	父亲的黑鱼 / 巩高峰
137	地狱离天堂有多远 / 伍佳佳
139	李小豆之死 / 陈 盼
140	价 值 / 刘桂先
142	离 婚 吧 / 李冰泪
144	买故事的人 / 耶 马
146	勇敢的人 / 李开杰
148	鸽白鸽红 / 酉蕾宁
149	县 长 / 刘清才
151	市长家的老鼠 / 皮朝晖
153	诚实可靠的保姆 / 芦宏伟
154	合谋的欺骗 / 一 一
157	等待“车太贤” / 李 珂
158	臭人术窥秘 / 尹 璐

一件小事

鲁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儿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起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伴死人的一夜

王统照

在油腻的木桌上，烛泪如线似流，烛花却大得很，黯惨摇颤的光，照得黑暗的墙角，越看不清楚。屋子当中一个铁筒做的火炉，一个个半黑半红的火球，放出惨绿的火焰来。方正跛足的木桌上面，安置的东西多得，烛台，秃而粗大的笔，零乱的纸张、点心、花生，更有满盛着烟叶的木盒。

偶然听得炉中的火声毕剥，却同里间一个老病的管事人的鼾声相应答。他是一个二十年前的京中的骡车夫，专伺候“大人”的骡车夫，现在没有好的生计，所以在这个荒僻的义地病院里做管事人。他每谈起尚念念不忘他以前生活的美满与多量金钱的收入。

几个人，或卧着，或斜坐着，却沉默得没得一句话说，身体都明明有些支持不住，却又再不能睡觉去。我在房子中间走来走去，往门外看去，一个将灭的纸灯笼，地上还有些没曾烧尽的火星，秋夜的冷风，吹着火星满地上乱跑。我望望火星、灯笼，再看到院中的西屋，距我立着的屋子，只有十步远，使我陡地起了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再回看他们在静默中，越使我精神与身体都

难过得不知要怎样处理！又恨不能早早回去，使我在凄清惨淡恐栗的秋夜里，第一次尝试这种况味，然而我心里，却同时责我，不应作这种无理性的思想。

我心里被说不出的异感冲动、震撼，一阵阵恐怖与凄惨悲哀，使我如同失了知觉。忽听得靠北壁的床上，她在沉闷的夜里，长吁了一口气，音哀而颤，于是她的口音，遂破了屋中的岑寂。她说……我没法再往生……活的路上去……他出来将近整年……竟想不到死……这里！……早知，我……不来呀！还得叔叔们在此……使他都装殓……妥帖，然……我实在永不会忘！……但……

她的哥哥，是个体弱黄瘦的人，这时只有斜支着头，在椅背上流泪，我们立在室中没得言语。后来她的哥哥惨促地道：

“他已经这样了！你连夜坐火车奔到这里……哭……心痛……又怎样？……他……你还有两个孩子呢！”

她本来躺在床上，听到这里，却用力坐了起来道：“孩子怎样？三哥，你……还不知道我将来的苦楚吗？家中人口又多，财产又少，我处处难过！咳！将来的日子……我决定了……孩子托付与三哥，我呢！……再没有生活的勇气……”她说到这句，喉咙中微弱颤促的声音，已经咽了回去。她重复倒在床上两手掩着额部。室中又即时静默起来。只听得我们四五个人中时时间作的叹声！和我同来为死人料理的那位，是我的一位族兄，衔着一支将烬的纸烟，时时用手捻着唇上的黑髭，他于是很深沉郑重地道：

“虽然……但还须往后面想，他这种急症，我实在替你不幸！可怜他由学校，搬到这个荒凉的义地病院里，他临死的时候，目光没了。瘦得再也不能翻身，然而他还时时用干枯的手抓席子，屡屡地用听不清的口音说：‘没来呢……没来呢！……’今天上午，他……你到了将近半夜方赶到，可怜！……你也不必作什么思想，可是呢，你家里的困难，我们知道的，将来吧，小孩子还可成人……”她也没得言语，而她悲凄的叹气声，一变而为似哭非哭的呻吟声！

室中的炉火，已经剩了微光。院中的灯笼，早已熄了。长的秋夜，已经过了多半，还听得檐下树上的宿鸟，时而发出争巢的声，除此以外，更没有一点声息。我时时望院中停灵的西屋，就想在矮矮的木床上，有个夫人棺的干枯的青年尸骸，可怜哪，他才二十二岁。

疲乏不能胜过在这夜中奇异之感的逼迫，使我回想到他——死者——的生活。我本来比他大一二岁，虽说是叔侄，远族的叔侄——的行靠，却绝没拘束，不过我在外已久，不能常见他。哪想他来求学，竟死在此处！唉，人生的命运！死后她的悲哀！突由室外吹进来一阵黎明的冷风，使我打了一个寒战，回头看看他们，仍是如泥土塑成的一样，静默着，而窗外的晓光，已从田野中穿棧而入，室中渐渐变成白色。

靠近义地的晨鸡啼了几遍，天色已经亮了。于是我们同来的都如复活的一般。我觉得室中悲惨闷滞的空气，几乎将我窒死，遂也不顾秋寒，先跑到院中。而第一先注眼看的，便是西室的木板风门。院中清冷得很，几丛矮菊旁，睡着一只黑毛大身的犴狗。我方如梦醒，叉手立着。忽然外边有个伺候病院的老人，提拖提拖地提把水壶走进来，他看我在那里，便道：

“辛苦啊！……饮些热水吧。”

我也正要喝些热水，不想我话未及说出，一阵拍外门的声音，响得非常大，老人很从容地放下水壶道：“唉！……好早……送棺材的来了。”

万般皆上品……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冰 心

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不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学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来伺候她。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

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呢？’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

笑而不答(一)

王 蒙

合 作

老王的妻子很注意保持好心情，遇有亲友来访，她热情地出去欢迎，但当亲友离去时，她根本不相送，以免送行时自己伤感。这样老王便专门送客，有时送到机场，有时送到火车站，有时送到公共汽车站，至少也送到门口。

慢慢养成习惯，客人一到他就计划着怎样送走。他发现，送行也是很愉快的。许多亲友很有节制，告辞得很及时，令他依依不舍，深感人际关系美好，人不可以离群索居。有的客人特别是已退休者比较黏糊，嘴里说着告辞一坐又是一个小时，最后由他送行，人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还有在外地生活的老友，好不容易来一趟，却受时间限制，不能畅谈尽兴，送别时他心情正在酩酊处。

所有去他们家做过客的人都觉得他俩合作得很好。

模 仿

老王唱歌唱得不错，他特别喜欢新疆一个叫做艾哈迈德的民歌手的演唱。他用尽了办法想

模仿艾哈迈德的唱法，他练了一年，听来听去总是没有艾哈迈德响亮，没有艾哈迈德共鸣丰富，没有艾哈迈德那股子野气、硬气。反正愈学愈不像艾哈迈德。他很失望，觉得沮丧。

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大家要求老王给朋友们唱一支歌，老王便唱起了一支因艾哈迈德唱过而在群众中流行起来的民歌。他已无望了，便不去模仿艾哈迈德，甚至也不去模仿少数民族的发声，而是信口一唱。

结果，他的歌唱得很成功，而且大家说听起来有点艾哈迈德的味道。

正 确

老王的好友老李得了一种病，他想来想去就是觉得自己正确。他见了人就说起二十年前他召开的一次会议——对这次会议后来有不同的看法。他见人就说：“那一年，有什么什么地方，那个会的方向是正确的嘛。”

听的人唯唯，因为听者根本就不知道那次会议，也对那次会议毫无兴趣。

老李的朋友老赵得肝病死了，老李也愤愤不平，他见了人就说：“从开头我就劝老赵不要动手术，要练气功，他就是不听，如果他听了我的正确意见，他哪儿至于死呀！”

听的人唯唯，他们大多不认识老赵，不了解老赵的病情，也不明白老李为什么对医学问题这样坚持己见。

每次吃饭他也表白自己的正确。“我本来主张在家里吃的。”他说，当他邀请旁人在馆子里吃饭的时候。“我本来主张出去吃的。”他说，当他的朋友在他家里用饭的时候。他的朋友很尴尬，因为一边吃还要一边设想本来依老李的正确意见会吃成另外的样子，使他们觉得有点费劲。

每次看报，看到一篇刊出位置醒目的文章，他读完就会生气：“这个观点我早就讲过了嘛，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嘛。现在他们才认识到！”

甚至每次上厕所他也痛心不止，他说：“怎么除了我，别人硬是尿得不是地方，拉的屎橛也忽粗忽细，老是拉不正确！”

老李得了重病，忧心忡忡，几至于不治。老王去看他，给他送了一块匾，上题：“你永远正确。”

老李看了匾，热泪盈眶，含笑而去。

成 功

终于，老王成功了，他在电脑游戏的飞车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从此他意兴索然，而且发现游戏软件的诸多缺点，那根本算不得软件，而只能算是白痴设计的骗局，再说那软件卖得太贵了，几十元一个的软件，他只玩了二十天就没有再玩了。想到智力体力基本正常的自己，竟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玩这种弱智者的游戏，他痛悔不已。

终于，他明白了，即使是虚拟的成功，滋味也很不怎么样，如果是真实的成功呢？天啊，他如果在真实的飞车比赛中得了冠军，他只有自杀一条路啦。

认牙

冯骥才

治牙的华大夫，医术可谓顶天了。您朝他一张嘴，不用说哪个牙疼、哪个牙酸、哪个牙活动，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他能把真牙修理得赛假牙一样漂亮，也能把假牙做得赛真牙一样得用。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能耐，费猜！

华大夫人善、正派、规矩，可有个毛病，便是记性差。记不住人，见过就忘，忘得干干净净。您昨天刚去他的诊所瞧虫子牙，今儿在街头碰上，一打招呼，他不认得您了，您恼不恼？要说他眼神差，他从不戴镜子，可为啥记性这么差？也是费猜！

后来，华大夫出了一件事，把这两个费猜的问题全解开了。

一天下晌，巡捕房来了两位便衣侦探，进门就问，今儿上午有没有一个黑脸汉子到诊所来？长相是络腮胡子，肿眼泡儿，挨着右嘴角一颗大黑痣。华大夫摇摇头说：“记不得了。”

侦探问：“您一上午看几号？”

华大夫回答：“半天只看六号。”

侦探说：“这就奇了！总共一上午才六个人，怎么会记不住？再说这人的长相，就是在大街上扫一眼，保管也会记一年。明白告诉你吧，这人上个月在估衣街持枪抢了一家首饰店，是通缉的要犯，您不说，难道跟他有瓜葛？”

华大夫平时没脾气，一听这话顿时火起，“啪！”一拍桌子，拔牙的钳子在桌面上蹦得老高。他说：“我华家三代行医，治病救人，从不违背良心的事。记不得就是记不得！我也明白告诉你们，那祸害人的家伙要给我瞧见，甭你们来找我，我找你们去！”

两位侦探见牙医动怒，齙着白牙，露着牙花，不像装假。他们迟疑片刻，扭身走了。

天冷了的一天，华大夫真的急急慌慌跑到巡捕房来。跑得太急，大褂都裂了。他说那抢首饰的家伙正在开封道上的“一壶春酒楼”喝酒呢！巡捕闻知马上赶去，居然把这黑脸巨匪捉拿归案了。

侦探说：“华大夫，您怎么认出他来的？”

华大夫说：“当时我也在‘一壶春’吃饭，看见这家伙正跟人喝酒。我先认出他嘴角那颗黑痣——这长相是你们告诉我的，可我还不敢断定就是他，天下不会只有一个嘴角长痣的，万万不能弄错！但等到他咧嘴一笑，露出那颗虎牙，这牙我给他看过，记得，没错！我便赶紧报信来了！”

侦探说：“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一看牙就认出来了呢？”

华大夫哈哈大笑，说：“我是治牙的呀，我不认识人，可认识牙呀！”

侦探听罢，惊奇不已。

绝 盗

冯骥才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上世纪 20 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转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做事上班。邻居也不知他们姓什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去上班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儿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俩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

“好啊，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吗！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砸！”

接着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蒙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

“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蒙。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是吗？”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胖子和瘦子

冯骥才

这城里，胖子和瘦子是一对朋友。一个胖得出奇，一个瘦得惊人。这胖子等于瘦子四个左右。